

IN A ROCK MADE OF

Among the Children of Wat Opot

坐上冰火箭去太阳

[美] 盖尔·谷翠特 / 著 周常 / 译
Gail Gutradt

ICE

《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2014年现象级图书
《书页》(Book Page)2014年度好书

生活家
2014

这是前人从未讲过的最伤感的故事。
但是，
这个故事充满趣味和正能量。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坐 上 冰 火 箭 去 太 阳

[美] 盖尔·谷翠特 / 著 周常 / 译

Gail Guttman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大学出版社

·桂林·

In a Rocket Made of Ice Copyright © 2013, 2014 by Gail Gutradt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10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上冰火箭去太阳 / (美) 谷翠特 (Gutradt,G.) 著;
周常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4
书名原文: In a Rocket Made of Ice :Among the
Children of Wat Opot
ISBN 978-7-5495-7659-3

I . ①坐… II . ①谷…②周… III. ①回忆录—
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133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945 mm × 1 150 mm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8 字数: 254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册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保罗·范姆¹

谦虚又睿智的盖尔·谷翠特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独特的奥普陀寺，那里有五十多个艾滋病儿童和艾滋病成年患者。这些孩子是柬埔寨第一代长大的艾滋病患儿。韦恩·戴尔·马修斯经营着这家社区，他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医生，因为在可怕的服役期间没能阻止两名越南孩子的死亡而一直感到内疚。战争结束后，他开始在中美和东南亚照顾孤儿、穷人和病人们。在抗逆转录病毒(antiretroviral)药物应用到柬埔寨之前，他就和桑瓦丁筹建了这家收容艾滋病病人的救济中心。随着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应用，奥普陀寺也由一个为被遗弃者提供临终关怀的场所，变成一个对年轻居民而言充满希望与机遇的地方。他们昂扬向上，蓬勃成长。谷翠特女士非常敬佩马修斯为奥普陀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虽然时常手头拮据，各项资源匮乏，但马修斯充分利用身边的文化资源

¹ 保罗·范姆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部门主席、教授，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波士顿女子医院和布里格姆全球健康中心主任，《健康》杂志创办者，同时担任联合国派驻海地的秘书长和重要官员的特别健康顾问。为了提高资源匮乏地区的医疗保健质量，范姆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提倡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策略。他也是《传染病和不平等：现代的瘟疫》一书的作者，还写过很多有关健康、人权和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后果等方面的文章。

和人力资源，坚持救助孩子，避免他们过早地死亡。

谷翠特女士为我们讲述了奥普陀寺里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者父母因艾滋病而去世的孩子们的感人故事，从中也透露出她对这些孩子们的深切同情。她描述了他们接受亲人去世、被人遗弃等厄运时的反应，也记录了他们将闹哄哄的奥普托寺当作家的过程。谷翠特女士并没有回避志愿者与病患人数间的失衡和他们在照顾慢性病患者能力上的不足，也没有回避项目中出现的那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以及医疗资源匮乏时面临的道德困境。

《坐上冰火箭去太阳》能带领读者去了解奥普陀寺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也能让人们洞悉发展中国家在照顾穷人和病患中存在的某些复杂难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让人们在冷酷的新闻和歇斯底里的失望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个关于创造力、想象力之功效的令人信服的故事，谷翠特女士为我们展示了人们齐心协力战胜苦难时对人性尊严的承诺。



波赛用铅笔画的奥普陀寺（Wat Opot）

自序

从犹豫不决到作出选择

2001年，当韦恩·戴尔·马修斯和桑瓦丁(Vandin San)在柬埔寨合伙创办奥普陀寺救济中心这一小型非政府组织(NGO)的时候，那里还没有任何能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也没有任何能检测艾滋病病毒的医疗设备。按照当时的条件，让那些“艾滋病儿童长大”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如今，随着某些艾滋病治疗方法的运用，奥普陀寺也由原来的由合伙人组建的独立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梦幻社区。在这里，无论HIV(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阴性或是阳性，孩子们都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由于一块长大，艾滋病这个事实深深地影响到了这些孩子的生活，但无论他们过去是孤儿，或是看着朋友或兄弟姐妹死去，他们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无论这些孩子的家人是怎样患病的，这些孩子都是无辜的。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韦恩的照顾，并渐渐地长大。

我第一次访问柬埔寨的时候，停留了五个月。我当时没有想到自己会写一本书。虽然我不是作家，但我想成为作家，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值得向人们讲述的好故事。我也不是记者，这本书不是关于柬埔寨艾滋病的报道，因为你所需要的有关艾滋病人的统计数据都可以在美国的各大搜索网站找到，同

样，你也能在柬埔寨的艾滋病权威中心获得这些数据。在一个个表格的背后，是很多真实的生命，他们的生活受到国际形势、对外贸易等抽象政策因素的影响。正像非洲谚语所说的那样：“大象打架的时候，草地也会被践踏。”

第一次见到这里的孩子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们 HIV 抗体呈阴性或是阳性。我刚开始写这本《坐上冰火箭去太阳》的时候用了孩子们的真实姓名，但后来意识到违反保密原则可能会导致某个孩子在当地村庄和学校被唾弃。邻居们知道有些奥普陀寺的孩子 HIV 抗体呈阳性，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但即便是离开奥普陀寺后，这项信息也可能妨碍这些孩子的事业和前途。告诉谁、何时何地告诉，这些都是孩子们的个人选择。

所以我对这本书里大部分孩子和大人的名字进行了改动，无论他们 HIV 抗体呈阴性或阳性。我不提照片中孩子的姓名，也不会不经允许就将他们的照片放在故事后面。因此，本书中所有的照片都无法说明孩子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同时，本书提到的某些志愿者的名字也是虚构的。

重新给那些孩子命名并不简单。柬埔寨人的名字都是充分考虑过意义和征兆的，要改变这些小朋友的名字是令人极度不安的。我参考了很多高棉人给婴儿取的名字，和脸谱网（Facebook）上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名字，从中找到了四十多个普通的新名字，这些普通的名字对于一个非高棉语读者是比较容易发音的。虽然我尽力让每个孩子的名字都符合他们的高棉语发音、符合他们名字的意义和诗意，在某些情况下，我还会征求那些孩子的意见，让他们选择自己的新名字，但对那些有可能让某个孩子不高兴的新名字，我表示诚挚的歉意。

习惯英语发音的人们很难学会高棉语，我承认自己虽然去了柬埔寨四次，但只能说很少的几句高棉语。因为高棉语具有复杂的元音、内爆破音和陌生的口舌发音方式，加上我

上了一定的年纪，确实很难学会。再者，奥普陀寺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高棉语和英语的双语能力。志愿者们经常会陷入两种语言的大杂烩状态，而韦恩总是认真地讲完符合语法规则的英语句子，他给孩子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每当我和那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英语水平都会突飞猛进，而我的高棉语还是会得很少。我尽量对这本书中出现的高棉语进行解释，让读者明白其中的意思。高棉语有其独特的字母，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印度语，孩子们可以今天用英语拼写出自己名字的一种英语发音，明天用英语又拼写出另外一种发音。高棉人脸谱网站的任何页面都可以确认这种发音变化。昵称通常是由名字的最后几个音节形成，比如索斯(Sothy)经常被叫作台(Ty)。也有表示爱称的名字，例如赛睿蒙(Srey Mom)意思是珍贵的女孩；还有绰号，如赛睿麦(Srey Map)是小胖子的意思。有时候，孩子竟然完全希望自己能叫别的名字。

在这本书中，我尽力让英语读者了解高棉语的意思，不准确的发音并非对高棉文化的不敬。我努力尝试让英语单词更接近高棉语发音，让从来没有听过或不熟悉高棉语的读者也都能读懂。虽然有些地方可能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但所有的词我都参考了高棉语和英语的双语词典。即便如此，还是可能会把“谢谢你”写成“o-kuln”，或写成“or-goon”。该怎么办呢？最后我决定尽量用不让读者觉得障碍或不舒服的方式翻译这些文字和名字。虽然高棉语与泰语和越南语存在差异，但有几个地方我也使用了这两种语言的发音。例如马丽丝(Malis)，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芬芳的茉莉”，与英语的 malice(恶意)完全不同。

韦恩多年来一直在写一份他自称为“真诚与信仰宣言”的文件材料，本书第 19 章和其他章节的材料许多都引用自此。另外一些材料则来自安迪·格雷(Andy Gray)的一系列采访录音，其中多是关于精神性的主题；还有一些材料节选自韦恩给

我的信件、自己旅途中的见闻，以及与韦恩多次夜谈的记录。

从七年里拍摄的六千多张照片中挑选几张图片就像是一次寻宝活动。我无数次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总会想起孩子们可爱的笑脸，这也让我回忆起曾经的往事，想起每个夜晚一起在烛光下记录文字的情景。在我写书的过程中，某张不起眼的照片就能激发我写出一个故事，并引发我无限的遐想。一张简单的火葬场上空飘着风筝的照片就会让我想到关于“会唱歌的风筝”的故事。（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故事，我把这些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

有时候奥普陀寺的孩子陪我一起拍照。我很怀念与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不太担心照片的质量，当我们一大群人四处拍摄的时候，可能有个孩子会从后面悄悄地走近，吓我一跳，而我的手也瞬间因为惊吓而按动了快门。我也很快就知道了，该是时候把相机拿开，陪他们玩了。

从2005年到2012年，我在奥普陀寺度过了15个月。我去了四次：从2005年10月份到2006年4月份；从2007年1月份到5月份；从2009年12月份到2010年的1月份；从2011年的12月份到2012年3月份。我大多数都是在旱季前往的，那里经常四个月到五个月不下雨，所以我拍摄的柬埔寨照片很少是那种如水洗过的鲜亮颜色，大多数的照片都是灰尘飘荡、太阳炙烤大地的景色。那里12月份和1月份比较冷，孩子们早上穿着毛衣，夜晚睡在薄毯子里。1月末，那里的气温开始回升，白天的气温甚至可能爬到三位数。每个人都会在中午打盹儿。

第二次从那里回来后，我决定从志愿工作的时间里抽出一年来写书，但是那一年我觉得像过了三年那样长。我被诊断出患了癌症，但治疗期间我仍然与奥普陀寺的人们保持着联系。经过了漫长的夏季和秋季化疗后，我渴望再次见到孩

子们。当我与病魔作战的时候，孩子们的经历和我的亲身经历，让我更加同情那些孩子们，而孩子们的勇气和美好记忆也一直激励我鼓起勇气战胜病魔。有时候我以为自己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了，就通过写下他们的故事来表达对他们的爱，也让自己更好受些。

虽然各方面的变化是缓慢的，但奥普陀寺的生活还是变得有点让人无所适从。寺里又增加了几十个孩子，还有来来往往的其他志愿者们。有些旅客参观一天回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再来几个月，甚至有的就一直在那里帮忙。很多人匆忙来到：非政府组织团体、大学生、政府官员、捐赠人。孩子们也来来去去：有些孩子回家里住了；有的孩子上大学去了；有的孩子出去工作了。现在，他们很少出现死亡的情况了。这本书的结构体现了我的离去和归来，每一次我都有新收获，因为每次接近韦恩和孩子们，都会发现我们都有进步和成长。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并不会因一次见面就全部显现出来，但渐渐地，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才发现彼此更加了解对方了。韦恩把这些事情简单地称为“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所以我也希望读者们能放下执念和混乱，明白生命进程并不是直线型的，而更应该是螺旋形盘旋上升的。因为我们重新到访某地和某些人见面的时候，就会拓展新的思维，承认矛盾并加深对彼此的爱。

最后，奥普陀寺的孩子们是此书的重心。虽然在书中更换了孩子们的名字，但我希望您也去那里体验：和奥普陀寺的孩子们住上一段时间，见一见他们都是谁，感受一下他们强大的个性魅力和巨大的灵魂力量。

目录

序 / / 001

自序 / / 003

001 / 第一部分 / 遇难所

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对我献上当地人最隆重的见面礼节，一笑起来，露出很大的豁牙，眼神中流露出顽皮。他用胳膊搂抱着我的双腿。我觉得我的心猛然打开，自此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003 · 第一章 / 西达

007 · 第二章 / 一个灵魂工坊

013 · 第三章 / 全家福

020 · 第四章 / 来要饼干的孩子

027 · 第五章 / 赛睿蒙小姐：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035 · 第六章 / 抱着芭比娃娃的男孩

039 · 第七章 / 一扇慢慢打开的大门

050 · 第八章 / 蚂蚁游行村

056 · 第九章 / 墙

061 · 第十章 / 波赛

070 · 第十一章 / 多米诺骨牌引起的风波

072 · 第十二章 / 圣奥文先生

081 · 第十三章 / 老奶奶

086 · 第十四章 / “她是这样死去的……”

088 · 第十五章 / 登上山顶

092 · 第十六章 / 一个独特的俱乐部

094 · 第十七章 / 会唱歌的风筝

105 / 第二部分 / 转变

人们问我：“你是怎么决定到柬埔寨的呢？”

我们是怎样来到某个地方的呢？我们是否真的知道原因呢？生活中随时都有某些奇迹发生。

107 · 第十八章 / 朝圣

122 · 第十九章 / 韦恩

156 · 第二十章 / 志愿者

167 / 第三部分 / 困惑

这些孩子就像风里的种子一样，随风飘散到各个地方，等待他们的有时候是繁茂生长，有时候是枯萎死亡。

169 · 第二十一章 / 兴高采烈

177 · 第二十二章 / “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您”

181 · 第二十三章 / “走，去看看！”

193 · 第二十四章 / 捉青蛙，捉田鼠

203 · 第二十五章 / 宝塔男孩

206 · 第二十六章 / 跳舞

214 · 第二十七章 / 72 岁的老奶奶

215 · 第二十八章 / 一座有高墙的房子

220 · 第二十九章 / 可是……

234 · 第三十章 / 离开，回来

255 / 第四部分 / 神秘的事情

所以，孩子们喜欢在夜晚到外面寻找那些他们喜欢的人，那些死去的人的灵魂，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兄弟姐妹、朋友和父母。

257 · 第三十一章 / 召唤灵魂

271 / 第五部分 / 出发

“那么有人飞到太阳上吗？”

“没有，太阳上非常非常热，”我解释道，“它太热了，人们一靠近就会被烤焦的。”

他考虑了几分钟后，突然非常开心地说：“人们可以坐上冰火箭去太阳啊！”

273 · 第三十二章 / 结果怎样？

276 · 第三十三章 / 又一次回到了奥普陀寺

283 · 第三十四章 / 孩子们的哭声

287 · 第三十五章 / 稻谷掉进了耳朵里

290 · 第三十六章 / 筹募资金

296 · 第三十七章 / “有时候，我不希望下雨”

304 · 第三十八章 / 乔华：用他自己的话说

313 · 第三十九章 / 康宏的哥哥不相信瑜伽

316 · 第四十章 / 关键转折点

325 · 第四十一章 / 打扫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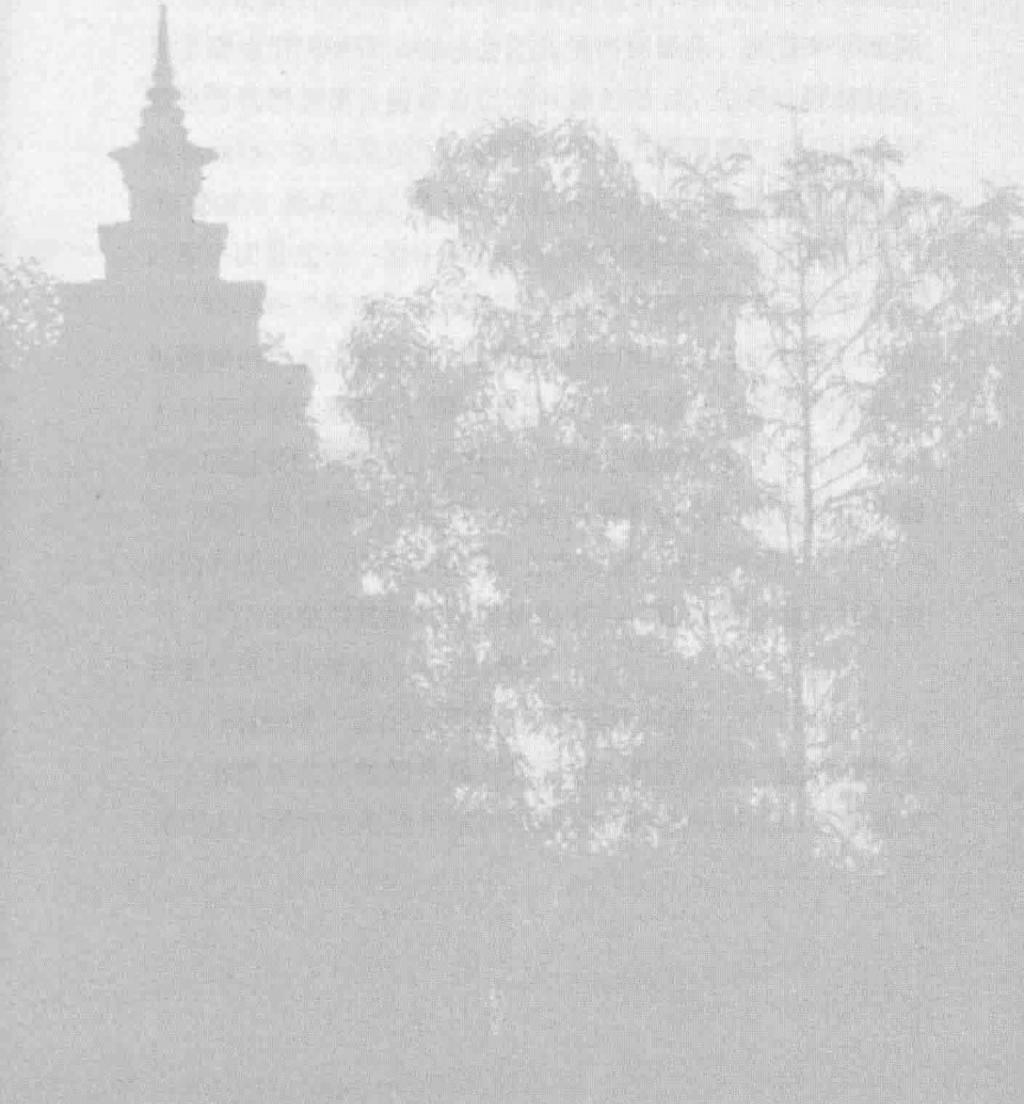
332 · 第四十二章 / 坐上冰火箭去太阳

致谢 / / 337

译名对照表 / / 343

图片说明 / / 349

第一部分 避难所



第一章 西 达

嘘！听！西达(Sita)在清晨醒了。

西达醒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台便携式收音机。为了避免出现噪音，她总会把音量调到最高，接着来回地调着收音机的频道，搜寻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先是一阵悠扬的佛经旋律，接着是军乐团演奏柬埔寨王国国歌，然后是卡拉OK歌曲，接着又是僧人们念经的声音、佛教的歌曲、其他的军乐团歌曲……她来来回回地调换着频道，乐此不疲。

我睁开了眼睛，从房间唯一的窗户向外望去，外面仍是黑蒙蒙的，透过粉红色的蚊帐能隐约辨别出昏暗的屋顶，几乎分不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墙壁。远处传来了微弱的公鸡啼鸣，听起来是那么有气无力——难道公鸡以为现在还很早吗？

我听到了隔壁寺庙里早起祈祷的年轻人的说话声以及僧侣们的诵经声，还有狗叫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

西达正在用高棉语轻声地唱着一首西方的歌曲，她的廉价麦克风一拉紧就会发出咔嚓声。

一只壁虎正趴在水泥墙上，唧唧地叫着。

韦恩睡在我房间外面的走廊里，鼾声如雷。他的蚊帐塞在床上的黑色羊毛毯子里。韦恩说他睡在外面，如果听到孩

子的哭声，就能马上起来去照顾孩子。他也很难睡个不被打扰的安稳觉，照顾这些孩子确实不易。

如果孩子的住处传来了哭声，韦恩就会一骨碌爬起来，穿上昨天的黑裤子，裤脚还有昨天在花园里劳动时沾上的一些泥巴。现在哭声停了，所以韦恩安静地坐着，裹着毯子，想着白天发生的事，呼吸很浅，像是在祈祷一般。一双小脚丫从床的另外一侧伸了出来，下了床，迷迷瞪瞪地朝后屋的厕所跑去。他是艾滋病儿童中年纪最大的，名叫波润(Phirun)。波润先生今年9岁，还时常会尿床，其他的孩子不愿意和他一起睡。每当波润先生感到难过或孤独的时候，就会爬到韦恩的床上。韦恩经常会半夜起来，抱着波润到室外的院子里撒尿，然后再把他抱到床上，整个过程这个孩子都一直闭着眼睛，而韦恩也从不忍心叫醒这个熟睡的孩子。

韦恩称呼这些孩子为“先生”或“小姐”，特别是那些还没穿裤子的小家伙们。虽然这是出于对孩子们的尊重，但偶尔也会出现喜剧般的效果，比如：“瓦萨(Vantha)先生！你的短裤去哪儿了呢？”

有些孩子开始从自己的住处来到我窗外的盥洗室，排队等待洗漱。有的孩子看起来还没睡醒，迷迷瞪瞪地坐在靠墙的竹床上，表现出通常孩子们都会有的那种刚睡醒的模样。那些排队的孩子把毛巾搭在肩膀上或者不由自主地拿在手里摇晃着，另外一只手中拿着牙刷和肥皂。某个半睡半醒的孩子，一边站着，一边时不时地打个盹，毛巾掉到了地上，他借着潮湿的空气，上下摩挲着赤裸的肩膀。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了很多。

西达的头发蓬乱地散落在肩膀上，她身穿一件破旧的花纱笼(当地人所穿的一种围裙)，草草地把一端塞进乳房上方的衣服里。她正蹲在自己草房外的水龙头旁，捧起一捧水洗脸。